

今日金评

攻防结合： 将全民防溺水行动进行到底

7月4日晚,宁波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等部门联合开展“防溺水·暑期安全第一课”直播活动,介绍防溺水的经验做法,科普溺水时救援和自救、溺水后抢救的知识,吸引了全市150余万名师生及家长观看直播。

(7月5日《宁波日报》)

暑假刚开始,恰逢高温来袭,选择此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防溺水教育直播活动,恰逢其时,很有必要。

每逢暑假,全国都会开展防溺水教育,但教育年年有,事故年年不断。据统计,我国每年约有5.7万人溺水死亡,其中少年儿童占68.2%。相比内陆地区,宁波作为一个河流、湖泊数量众多的滨海城市,面临防溺水工作压力尤其大。为此,从2018年开始,宁波开始实施全民防溺水行动,并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统计显示,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和2021年发生的溺水亡人事故数量,与2015年至2017年的均数相比,分别下降23.3%、76.6%、78.1%和83.2%。这是了不起的成绩,可圈可点。

宁波市防溺水办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说:“溺水死亡人数四年累计减少358人,相当于挽救了358条生命。”补充一句,也相当于挽救了358个家庭。这样的成绩,说明四年间构建起来的政府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“四位一体”的防溺水工作体系是科学有效的,应该继续运行下去。

笔者是游泳爱好者,每次暑期去馆游,都能看到众多的孩子在学习游泳,俗称“下饺子”。虽然影响了我的畅游,但内心里高

兴,认为这才是由防转攻的最好的自救之道。有道是,防不胜防,你防溺水教育做得再好,难免百密一疏,仍会有溺亡悲剧发生。窃以为,在做好防溺水的同时,教会学生掌握游泳本领,攻守兼备,方能将溺亡悲剧数量降至最低点。

宁波可以向上海学习,以教育局名义发布《关于在本市中小学开展暑期“人人运动,学会游泳”的活动通知》,倡导中小学开

设游泳课。同时加大政府投入,多兴建辖区内的游泳场馆,优惠甚至无偿向中小學生开放。再就是加强游泳社会培训管理,促使社会游泳培训与学校游泳教学结合。培训费用由政府补贴和家庭共同承担。也可以制定发展校园游泳方案,从课程设置、场馆利用、师资配备、救生人员招聘及安全管理等方面,制定切实可行的课程计划。

陌上青



漫画 严勇杰

投稿邮箱

jjinbaopinlun2012@126.com

不吐不快

别急着给 “小学论文答辩” 戴上形式主义帽子

昆明市北清实验学校日前举行小学生论文答辩会,论文答辩内容包含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、短视频对小学生的影响、中国女子服饰变迁探讨、秦始皇的功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等。这些话题对小学生来说都有些“超纲”,但从网传视频看,参加答辩的学生都是脱稿。

(7月5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对于小学组织毕业论文答辩,有网友和媒体给出的评价是:形式主义在校园也泛滥了。理由很多:有人认为,论文答辩是大学的事情,小学搞论文答辩是“邯郸学步”;还有人认为,是学校为了创新而创新,只不过是想要哗众取宠博得主管部门好感;比如,也有人认为,小孩子懂得什么是论文,什么是答辩,压根就不懂何来毕业论文答辩?

表面上看,这些质疑都有道理,而实际上是对“形式主义”评价的“形式主义”,只是从个人角度揣测,却丢失了对教育创新该有的包容。我们一直在强调教育要创新。既然是创新,需要走的路就是“前人没有走过的路”,就是摸着石头过河,这个过程中应该包容教育创新的尝试,而不是一棍子打死。尝试好了可以继续搞下去,尝试不好大不了今后不搞就是喽!对于教育领域“前无古人的创新”,要尽可能给予善意的包容,而不是刻薄的挖苦。

而且还需要看到的是,这场“小学论文答辩”搞得像模像样:从网传视频看,参加答辩的学生都是脱稿演讲和辩论的。当然,对于“小学生的娴熟答辩”也有人质疑说:这是学生自己写的吗?这是他们自己的认知吗?是不是答辩的内容是父母给写的,是教师给写的?是不是他们只是做到了“倒背如流”?只能说,这种猜测只是猜测,即便退一万步说,“小学生的论文答辩”不是自己写出来的,那么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丝毫意义,我们强调阅读理解,这何尝不是一种阅读理解的要义和延伸。

更为关键的是,不要小看了“孩子们的智商”。如今的小学生也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思想,他们对一些事物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:生态环境的重要性、短视频对小学生的影响等内容,孩子们就未必没有思考过。还有一个问题是,即便孩子的此类内容答辩是幼稚的,是懵懂的,甚至给出的“答辩”是错误的,也是有着积极意义。因为,我们需要培养善于思考、乐于思考、喜欢思考的孩子。关注社会、观察社会、思考社会、建议社会,也是孩子该有的情怀,孩子不能只生活在温室里。就像很多地方组织“模拟法庭”,组织孩子“社会实践”,组织孩子“参加两会”,提出合理建议是一样的,这是孩子走进社会的需要。

所以,别急着给“小学毕业论文答辩”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,毕竟,宽容创新才是该有的情怀。

郭元鹏

百姓话语

春夜细雨般的文明教育

DMD(杜氏肌营养不良)是一种罕见病,一般在儿童期发病,造成行动不便。

不幸的是,象山县一小学四年级学生张一,患的就是这种病,别的孩子轻轻松松地跑跳、行走,对他却是一种奢望。

(详见本报今日A05版)

幸运的是,无论是拿午饭,还是上厕所、交作业,都有同学为他“跑腿”,而且“一呼百应”。

更幸运的是,按学校传统,四年级学生应该去二楼教室上课,考虑到张一坐轮椅,上下楼不方便,全年级继续留在一楼。

多年前,读到过湖北宜昌大

公桥小学学生田晋泓的故事:他因车祸高位截瘫,一直坐轮椅求学。为照顾他,同学们主动要求且经学校同意,班级一直留在一楼,直到小学毕业。

再早,读到过台湾著名历史学者许倬云幼年时的遭遇:他出生时肌肉有病症,手脚弯曲,行走得靠双拐。上中学时,为了照顾他,全班一直在一楼上课。这让他多年以后仍心存感念。

一个人、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柔弱、残障者,最容易看出其文明程度。因为一个同学爬不了楼,全班同学、全年级同学陪他一直在楼,多数人失去了“更上层楼”的机会,却给了“弱者”尊严和

自信。这就是一种文明。

培养文明的人,塑造文明的社会,我们的教育理念、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,首先要文明。学生、老师、学校,都不能以“强者”“教育者”“成功者”的姿态,打着多数人的旗号,侵犯弱者的尊严,剥夺少数人的权益。

学校,是既教书又育人的地方。老师,既要做好“经师”,更要做好“人师”。学校没有展示和传播赤裸裸的“丛林法则”,而是用心保护“一名同学”的尊严。许倬云、田晋泓和张一,无疑是幸运的。这样的文明教育,恰如春夜细雨,滋润着学生的心田,培育着良善的种子。

易其洋